



嶗山傳說

劉士聖、劉曲作
山東人民出版社

嶗山傳說

刘士圣、刘 曲 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济南

716.8
674



嶗山傳說

刘士圣、刘 曲 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东分店发行

*

書号: 1958

开本 787×1092 1/32·印張 1 11/16·字数 32千

1957年12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101—8,600

統一書号: T 10099·532

定 价: (5)0.13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六個流傳在嶗山一帶的民間故事。

故事大多是描寫愛情的，它生動的表現了勞動人民對愛情的堅貞和為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向惡勢力進行鬥爭的可貴品質。

故事有濃厚的民間氣息，語言也比較通俗、優美。

目 录

梳洗樓.....	1
金狗院.....	15
鋼 郎.....	21
漩心河.....	25
半半神仙.....	37
擲山鐘.....	39

梳洗樓

嶗山西北有座華樓山，山裡有個高峯，人們叫它梳洗樓。傳說樓上有个石臼，臼里盛着半白清水；下雨時水不增長，天旱時水也不減少；久經風吹日晒，半白清水還是碧綠澄清；那便是織雲姑娘梳洗用的清水呢。

據說，很久很久以前，高峯上住着一個白衣惡人，惡人有一個心地善良的俊閨女。閨女能把白霧織成彩雲，把彩雲織成各色綢緞做成衣裳，所以她的名字就叫織雲。

且說，黃河東岸也有座山，山腳下住着一個打柴的青年，人人都叫他樵郎。提起樵郎來，他的力量比虎大些，胆子比狗熊大些，心底比海洋更寬闊。他不僅身強、胆大、心寬，而且非常聰明、機智；他伸手可以抓住飛禽，急跑可以趕過快馬。

樵郎上山打柴，每天帶着兩個高粱面蒸的黑窩窩。打柴要經過一個陡山坡，坡上有座古廟，廟前有一棵古樹。這天，一陣狂風把古樹連根拔出。狂風過後，樵郎從這裡經過，看見倒了的古樹很可憐，就憑着他的楞勁，把它扶起來。又找了張鋤，把它的根子深深的培在土裡。打這以後，每逢樵郎經過這裡，古樹便皺着臉皮，咧着大嘴，向他要窩窩吃。樵郎宁愿自己省吃一點，挨點餓，每天把一個窩窩順手丟進古

樹的大嘴中。

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轉眼便是三年。這天，他照例丟給古樹一個窩窩，古樹忽然張開大嘴說：

“小伙子，等你看着我的兩手緊抱、渾身發抖的時節，那便是洪水要來了；你就趕快鑽到我肚子裡來。”

樵郎記住了。不幾天，果然古樹的兩個大枝桠緊緊的抱在一起，渾身抖个不停，向他張着大嘴。樵郎將身一跃，便鑽進古樹膛去。

樵郎進去一看，裡面不是黑洞洞的樹窟窿，而是明晃晃、亮堂堂的大院落。

院子的北面有一座北房，西面有一座西房，東面堆着一垛木材，當中央堆着一大囤黑窩窩。

北房裡出來一個白胡子老头，老头一見樵郎，便笑嘻嘻地迎着他說：

“小伙子，你來得正好。听！外面洪水來啦！”

樵郎仔細一听，外面果然有“幌——嘩——”的洪水聲。

老头拉了他一把說：

“別听啦，洪水能淹沒山頭，淹不到咱這兒；三年前你救了我，三年後的今日我救你。什麼你也別擔心，你就住到這西房裡，跟我學點本領吧！”

西房裡陳列着許多古書，樵郎翻開却一字不識，老头就一點也不心煩地教他念。從此，樵郎就住在这房裡念書了。

老头吃飯很奇怪，他抓起把砂粒就成青豆，拾起個樹葉就成粉皮，但樵郎卻不能吃那些東西，只能吃囤裡的黑窩窩。

一轉眼就是三年，黑窩窩被樵郎吃完了的那天，老头向他說：

“小伙子，洪水早已平息了！你也該出去逛逛啦！”老头說罢，就从木材堆上挑出一根空心木筒遞給他。說：

“这东西你拿去吧，你用它时便唱一只这样……的歌，你想娶媳妇时，从木筒里一瞧便知道了。可是它只能替你做三样事情，要小心用。”

樵郎謝过老头，老头用手一推他，他一扭身便鑽出树膛来，再看时，就站立在村前了。

樵郎返回村中，家早沒了，知道这儿被洪水淹了三年。他举目一看，满目荒涼，到处是爛泥积水，田地荒蕪，房屋毀迹，許多人都被洪水淹死了。未被淹死的也是妻离子散，餓得面如黃紙，三个一团、五个一堆的躲在山林里，連个住处也沒有。樵郎一見此情此景，便想起老头說的話来，他把手里的木筒“巴达”一敲，唱道：

青木郎

白木郎

从北来了个老木王

听見“巴达”一声响

快快筑起新住房

奇怪！樵郎唱了一遍，平地上便有一座新房落成了。他一連把木筒敲了无数遍，唱了无数遍歌子，无数座新房便落成了。許多无家可归的受难的人，都有了安身之处。

樵郎用木筒做了一件事，又敲木筒做第二件事，他唱道：

青木郎

白木郎

从北来了个老木王

听见“巴达”一声响

快快送来米一仓

他敲了无数遍木筒，唱了无数遍歌子，果然家家都有米仓了。木筒给他做完第二件事。

樵郎年纪不小了，该娶媳妇了；木筒还只能为他再做一件事情了，他决定看看谁是自己的媳妇。便向木筒唱道：

青木郎

白木郎

从北来了个老木王

开开你的门儿望一望

我的媳妇在何方

樵郎对准木筒往南一瞧，白茫茫的一片汪洋；往北一瞧，乌压压的一片树林；往西一瞧，高聳聳的一片大山；往东一瞧，只见一个披着长长发辮的紅衣女郎，俊极了！向着他笑了笑，便羞答答地低下头，搓弄起自己的衣角来。

樵郎自从在木筒里瞧见那个俊女郎，他的心便不象以前那样的平静了。他决心马上去找那个閨女求亲。收拾一下，带上板斧，就想上路，可是不知道閨女到底在哪儿住，他来到

老古树跟前，恭恭敬敬地說：

“我来向您还木筒了，我請教您……”

話沒說完，老古树也說話了：

“小伙子，我知道了，你去吧！那閨女住在嶗山西北的華樓山里，她是一个善良俊美的好閨女，你去吧！可是到她家呀！要过尖头城，要过針妖山，要过无桥河。那閨女的爹可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樵郎謝过老古树，便向东方走去。走哇！走哇！一連走了三四天，才看見那座尖头城，进城一看，大街上来往的全是尖头人：小孩子的头稍微有点尖，中年人的头尖得象蘿卜尖，老年人的头尖得象錐子尖；看样子，年紀越大头越尖。

天晚了，樵郎找到个老妇人，向她求宿。老妇人吓得直打哆嗦，把門敞开，讓他睡在炕头上。

一早，老妇人又給他做了頓好飯吃，象很怕他。吃过之后，他觉得头顶一直往上鼓，也沒在乎，就問老妇人道：

“老大媽，你为什么怕我呀？”

老妇人打量了半天，放心地叹了口气，說：

“原来你不是吃人針的神仙啊！我告訴你吧；往东走有座針妖山，山上住着个吃人头肉針的神仙，專門来找老人吃，所以我見了生人就害怕。”

樵郎問明了針妖山的方向，就別了老妇人，直奔东去。

走到傍晚，天空堆滿了黑云，不大一会，雷声轟隆，落起雨来。樵郎正愁沒处过夜，只見不远处有座尖山，山中有座古庙，四面还圍着一圈垣牆，他想，这一定是針妖山了。

就决心先到那里去看看。

樵郎来到山中，悄悄地越牆爬进庙去；借着閃光仔細一看，庙院里到处長着荒草，連磚块瓦礫上也生滿了青苔，可見这个地方是好久沒有人来过；他仗着胆子，走进庙堂，悄悄爬到梁架上面，听听沒动静，就睡了一觉。

半夜里，雨住了，月亮已經露面了。忽然一陣怪响惊醒了樵郎；向下一瞧，就看見一羣妖魔拥进来，跳呀！蹦呀！叫呀，鬧个不休。它們看見甚么便乱打一陣，乱踢一陣。其中有一个老妖怪，手里拿着一把小紅旗，它对其余的妖怪說：

“我这旗叫召宝旗，搖三下、叫兩声、要吃甚么它都应，可惜就是沒有人头肉針吃。今日你們找了多少毒葯，赶紧放到河里去，讓尖头城的人多喝这水，早些長出又細、又長、又脆的人头肉針来，若不多下葯，那些老人沒几个了，吃光了再吃什么？”

有个妖怪說：

“我早派孩子們去放葯了，就是河里还有些鯉魚，專門吃这些毒葯，所以，我也吩咐孩子們把鯉魚捉来砸死。”

正說之間，一羣小妖捧着些活鯉魚从外边进来，老妖怪吩咐一声：

“把它們的肚子剖开，把它們吃了的葯取出来！”

樵郎在梁上看得明白，小妖們正要动手；他抽出斧头，往老妖怪身边跳下来，大喝一声，用尽平生之力，把老妖怪的腦袋砍下来。羣妖猛然一惊，“哇”地一声便进了庙堂的一

个壁洞。樵郎力大，一膀子把壁洞闖破，妖怪們又一個一個地鑽出來，都被樵郎的快斧砍死了。這時，天已經蒙蒙亮了。

樵郎一看妖怪都死了，便拾起召寶旗；又一眼瞥見那些鯉魚還在地上扑扑拉拉地跳，便急忙脫下上衣，把它們兜起，闖出廟來。樵郎尋來尋去，在山下尋到一條小河，他就把鯉魚輕輕地放入水中。

樵郎繼續往東走，走了幾日，眼前忽然現出一條又寬又長的大河。河上沒有橋也沒有船，他想這一定是無橋河了，看樣泗水也過不去，可把他難住了。正在為難，忽然從翻滾的浪頭里跳出一羣大鯉魚，蹦了幾蹦，就連成長長的兩條并擺的長綫，從河那岸直搭到河這岸。樵郎猜出是他救了的那些鯉魚繞到無橋河來答謝他了，於是，踏上魚橋，“噌——噌——噌——”飛一樣地跑過河來。

樵郎過得河來，又繼續往東走了好幾天。一天下午，終於來到華樓山。他腰間插着板斧，興沖沖地往山上走去，來到一個高峯上，峯上有座高樓，他把樓門輕輕地敲了几下，樓窗里探出一個穿紅衣裳的俊閨女，拖着長長的發辮，紅潤潤的臉兒，一對含情的眼睛轉個不停，可把樵郎恣煞了。閨女正待講說甚么，忽听得一聲咳嗽，白衣惡人一搖一擺地走出來，冷冷地問樵郎道：

“你这小子，来我这儿干什么？”

樵郎深深施一礼，說：

“我从黄河边上来的，特为求亲来了。”

白衣惡人一听，大怒，惡狠狠地說：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個奴才支使。这样吧，我跟你斗一下力气，你的力气大，就娶我的女儿；胜不过我，就给我当奴才！”

樵郎說声好，就跟白衣惡人賭起勁頭來。白衣惡人把一块大石兩手搬起来，樵郎一只手就托起来了。白衣惡人輸了，只得向樵郎說：

“天晚啦！今夜先請你到蚊子房里去睡吧！有種的小子就别怕！”

樵郎点点头，一声不响地走进蚊子房里去。

白衣惡人命令一个奴才，做了一碗面条和一盤醃咸豆給樵郎吃。樵郎用筷子一挑面条，猜出惡人沒安好心眼，便把面条和咸豆倒在牆旮旯里，仔細一看，面条着土变成了些小毒蛇，咸豆着地变成了些毒蠍子。他暗笑一声，又急忙从怀中摸出小紅旗，搖三下，叫兩声，一碗好面和一碟好咸豆就摆出来。

睡前，白衣惡人知道樵郎沒有中毒，便把蚊子王召來說：

“半夜里，你要帶着全部蚊子，喝干樵郎的血！啃淨他的肉！”

蚊子王从命去了。

織云姑娘知道樵郎在蚊子房里凶多吉少，她偷偷地从蚊子房的后窗孔里，扔給樵郎一条紅綢手絹，用低低的声音傳过去說：

“你要……”这般如此的囑咐了一遍。

半夜里，成千上万的蚊子“哼——哼——哼——”一齐飞

来了。樵郎把紅綢手絹一抖，唱道：

“織云姑娘的寶貝在这里，哪个蚊子敢前来。”

蚊子一見紅綢手絹放射出熊熊的烈火，早吓得乱哼着逃跑了。

第二天，白衣惡人发现樵郎还没死。又对他冷冷地说：

“今晚請你到蛇蚤室里去睡吧！有种的小子就别怕！”

樵郎点点头，一声不响地走进蛇蚤室去。

白衣惡人又命奴才送給樵郎一碗糯米飯、一盤肉炒粉条吃，樵郎用筷子一挑，又知道有詭計，便偷偷地倒在牆旮旯里。米飯着土变成蛆虫，炒菜着地变成蚰蜒。樵郎不由暗笑一陣，又急忙从怀中摸出小紅旗，搖三下、叫兩声、好飯好菜又出来了。

晚上，白衣惡人把蛇蚤王召来吩咐道：

“半夜里你率領全部蛇蚤，喝干樵郎的血！啃淨他的肉！”

蛇蚤王奉命去了。

織云姑娘知道樵郎在蛇蚤室里凶多吉少，便偷偷地从蛇蚤房的后窗孔里，扔給樵郎一条藍綢手絹，用低低的声音傳进去說：

“樵郎啊！你要……”这般如此的囑咐了一遍。

半夜里，成千上万的蛇蚤乱蹦乱跳地赶来了。樵郎把藍手絹一抖喝道：

“織云姑娘的寶貝在这里，哪个蛇蚤敢前来！”

蛇蚤一見藍綢手絹噴射着藍色的海水，都吓得乱蹦乱跳地逃去。

太阳升起来时，白衣惡人发现樵郎仍沒死，又对他冷冷地说：

“今晚請你到臭虫洞里去睡吧！有种的小子就别怕！”

樵郎点点头，一声不响地走进臭虫洞去。

白衣惡人又吩咐奴才送給樵郎兩碗水餃。樵郎用筷子夾开一看：一碗水餃里包的是蒼蠅，一碗水餃里包的是毒蜂；就把它們倒在洞杓兒里。从怀中摸出小紅旗，搖三下，叫兩声，兩碗好水餃又摆出来。

晚上，白衣惡人把臭虫王召來說：

“半夜里你率領全部臭虫，喝干樵郎的血！啃淨他的肉！”

臭虫王又領命去了。

織云姑娘知道樵郎在臭虫洞里凶多吉少，她偷偷地跑进臭虫洞口，扔給樵郎一条白綢手絹，用低低的声音說：

“樵郎啊！你要……”这般如此的囑咐了他一遍。

半夜里，火紅的一大片，成千上万的臭虫，“鼓臙鼓臙”地向樵郎爬来。樵郎把白綢手絹一抖喝道：

“織云姑娘的宝贝在这里，哪个臭虫敢前来！”

臭虫一見白綢手絹噴射着白茫茫的銀光，就吓得乱滾乱爬地逃走了。

白衣惡人三次毒計都失敗，便又想出一个坏主意。他向樵郎說：

“今晚你到客房里去睡吧！但是我还不能把女儿嫁給你，楼前面有兩棵杏树，树上結着累累墜墜的杏子，我自己变成

树上的一只杏子，你明天去猜，猜准哪个杏子是我变的，就把姑娘给你成亲。猜不对，便砍掉你的脑袋！”

樵郎的心虽然比海洋还宽阔，也难免发起愁来。

晚上，織云姑娘悄悄地来到客房外，从窗口低声对樵郎说：明天如此这般便行了。

第二天，樵郎来到两棵杏树下，正在四处寻找，果然有个小蜜蜂飞来了，在樵郎耳边唱道：

嗡嗡嗡

嗡嗡嗡

东南角上一只杏

阳面青

阴面红

.....

樵郎马上明白了，他走到东南角上，用手拨开树枝，一下子便把那个阳面青阴面红的杏子摘下来；他一陣火气，“咔嚓”把杏子咬了一口。

“哎哟！你把我的脸皮咬出血来了。”

樵郎一惊，手一松，看见白衣恶人又站在他面前，正用手擦抹脸上的血迹呢！

白衣恶人仍然狡赖道：

“这一次还不能算，因为我还没藏好，你就找到我。我的女儿还不能与你成亲。这样吧：崂山根下有盘古磨，你搬下层到崂山的那个峰头上去，我取上层到华楼山峰顶上去。公

鷄一打鳴，你就把下層從那個峯頭滾下來，我就把上層從華樓山峯頂上滾下來，上層和下層合成原來的一雙，我就把女兒與你成親，我還給你跪下磕響頭；若不然啊！我便砍掉你的腦袋！”

樵郎一聽，心路再寬宏，也難免發起愁來。

織云姑娘知道了，又偷偷給樵郎出了主意：這般如此……。並給了他一對硃砂鷄肝石。樵郎好不歡喜，偷偷把那片雄硃砂鷄肝石塞進古磨上層的磨眼里；把雌硃砂鷄肝石拴在古磨下層的軸上。

黑夜里，白衣惡人和樵郎各自搬着古磨的一層分頭走了。公鷄一打鳴，兩人一齊把古磨的一層從兩個山頂滾下來。上層古磨軋軋軋軋地往東滾，下層古磨軋軋軋軋地往西滾。滾呀！滾呀！滾過了崎嶇不平的山地，滾過了密密叢叢的樹林，雌雄硃砂鷄肝石一直相吸着，上層古磨和下層古磨終究碰頭了；“咚”地一聲，立刻便合起來。

白衣惡人一見古磨合成雙，心里納悶，仔細一看，發現了一對硃砂鷄肝石。“噢！原來都是小妮子在搞鬼！”他氣得眼里冒火，嘴里吐沫沫；一怒之下，就將女兒鎖在了華樓山下的石洞里。洞門口貼上符。他自己呢？一賭氣，不要女兒了，也不管樵郎怎樣了，斫下個轉蓮葵花頭，把腕向上一蹲，喝聲“轉！”，那轉蓮葵花頭便飛快地旋轉起來。它越旋轉越高，越旋轉越遠……一眨眼工夫，便轉過山里的南天門去，再不知去向了。

樵郎來到華樓山，從山下找到山上，從山峯找到山根；

房子也不見了，白衣惡人也沒影了，却聽見織云姑娘在一個石洞里喊話。

樵郎的力量雖然比虎大，可就是推不開石洞的門。織云姑娘向他說：

“樵郎啊！你要救我出洞，必須七天之內……”這般如此的囑咐了一遍。

樵郎听了，滿心歡喜，就急忙到无桥河取了七瓢清水；帶回來盛在石臼里。到針妖山砍了七樣柴，拾了七樣草；又到尖頭城買了七色紙，買了七支蠟燭。這次他在尖頭城，看見人們頭上的肉尖都沒了，都說吃的河水發甜了，也沒有妖怪吃人了。他很快活，便又找到那個老婦人，讓她給討了七家錢。整整四天才趕回來。

第五天，他用七家錢、七樣柴和七樣草扎起一個草木人，用七色紙把草木人糊好，用半白水洒了一遍。第六天，他在草木人兩眼里點着兩支明燭，雙耳上點着兩支明燭，雙腳上點着兩支明燭，心窩里也點上一支明燭。挨到夜深人靜，他掄起斧頭，把草木人的右眼一斫、左眼一斫，左腳一斫、右腳一斫，右耳一斫、左耳一斫，最後又向草木人的心窩狠狠一劈，七盞蠟燭就全灭了；又“呼”的一聲，燒成一個蛋，把白衣惡人的“符”燒掉。天已經明了，這就是第七天的黎明，“吱呀”一聲，石頭門開開來。

織云姑娘掏出一塊黃綢手絹，一塊綠綢手絹，又叫樵郎把抵擋蚊子、蛇蚤、臭蟲的三條手絹掏出來；五種不同顏色的手絹合在一起，迎風一展，變成一朵五色彩雲，兩人踏上